

村落地名谈

西解甲庄是清雍正年间工部尚书李永绍故里，位于莱山区东端，是莱山区解甲庄街道办事处驻地，距莱山区政府驻地10公里。村庄背靠苗山，南临辛安河，与大山后村隔河相望，北与曲家洼村相邻，东与东解甲庄相接，西与解家河村毗邻，村域总体呈长方形，占地333350平方米。

据《西解甲庄村志》记载，明朝嘉靖年间，李姓从滇南迁居宁海，后来在此建村。据传，曾有一将领路经此地，解甲休息，村庄因而得名。村名的由来还有一种说法，明朝曾有多次从四川、云南向胶东地区大规模移民活动。当时战事渐息，部队官兵解甲归田，遂成移民。西解甲庄人先祖从滇南迁来，所迁之人大多为解甲后的官兵，遂取村名为“解(jié)甲庄”。反映了当时官兵解甲为民休养生息的社会现状。

解(拼音:jié、jiè、xiè)是汉语一级通用规范汉字。其古字形像两手解剖牛角，本义为分割、分解，后泛指剖开。“解”又读jiè，是古代下级向上级行文报告。又指押送。“解”还读xiè，义为物体相连接处，现代多用作姓氏及地名。后来，村民们便把村名叫做“解(xiè)甲庄”。解甲庄以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河为界，该村居小河西，故名西解甲庄，小河以东为东解甲庄。

西解李氏，据族谱序中记载，“祖籍出于滇南厥后徙居宁海”，数代以后分支东西门里，其中东门里散居外村无考，西门里徙居城西二十里解甲庄。由于旧谱失于明末，“始祖而下支派甚繁一时考核未详不敢妄叙谨从松祖叙起”。所以，西解李氏的第一代就要从“松祖”开始，即李松。

《李氏族谱》序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李氏家族的渊源与传承，自当家族的先人李松站在了这一片土地上的时候，便立下了“耕读传家”的训言。他说道：“置业于子孙，莫如种德。传家之道，惟读与耕，兴家之本，莫过于勤俭；安家之宜，皆在于忍让，仁义重于黄金者多多焉。以恕存心、孝以事亲、义以睦族、敬以持己。虽风云际会亦可气节不衰，世代更替，亦精神万古不朽！”李家后代均

秉持松祖之训，奋发农桑，日习正业，惩恶扬善，法礼不违，和睦礼让，伦理不乱，毓德垂后，历代相传。至李家三代龙公，日耕于田，夜读于牍。寸晷风檐，高步通衢，一举而蟾宫折桂，昆山片玉。从一个普普通通的扶耒把锄的农民，进而成为朝廷命官。为李家后代做出了一个由耕而读，“继而拔萃而宰名邦”的典范。他所恪守的“耕读传家”看似简单，其实它其中蕴含丰富的哲理。他们在农田中顶风冒雨的劳作，强健了体魄，磨练出了坚强的意志，造就了朴实无华的性格，并设身处地感受到社会底层的现状与诉求，为日后作为一个能够为百姓谋福祉的好官员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李氏人才辈出起始于第四代李东鲁。李东鲁，字沂泉，前明处士，秉承“耕读传家”之祖训。耕读传家的重点是立足于耕，耕是普通百姓的立身之本，只有有了丰富的财力、繁衍昌盛的人口，在解决了起码的生存问题以后，才有可能去努力追求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正如广厦之基础。至李家五代祖初妍公的时候，家声日赫。他和他的三个儿子，还有十三个孙子，二十多个曾孙，均考取了功名。科举文化之盛，科举出仕率之高，世所罕见，成就了一个不朽的科举文化奇迹。第六代长支，李挺生，字生生，号蔚霞，“顺治五年戊子拔贡，考授别驾，贵州威宁州州判，改补云南姚安。告归，会于逆之变，州城被围三日，州守文、都闻(司)陈，邀挺生入幕，画策设备，城赖以全。及贼平，株累多人，挺生白诸当道出之。歿后，崇祀乡贤祠。”

自第七代起，西解的李氏家族达到繁荣时期，人丁兴旺，由此分出了一、二、三支，其中长支又分五支；二支分为五支；三支分为三支。从此以后，各支在祖训“耕读传家”的家风熏陶下，人才辈出，灿若群星。



尚书故里——西解甲庄村



纵观李氏家族发展史，耕读传家的家风始终贯穿其中。李氏家族之所以有科举繁盛，均与其重视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尊师重教也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李氏家族中，即

便女子也都有良好的知识素养。李氏祖先有经天纬地之才，创万世不朽之业，德播四方，仁体兆民，其良好的家风绵延不绝。至清末四百年间，《李氏族谱》中记载的十七代人中考取进士一人，武进士一人，举人十二人，其他中第者不胜枚举。有三十多人做知县以上的官，官至训导、教谕、太医院吏目、千总、知县、知府，最高做到了一品尚书。其中被敕封的多达七十余次。

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西解甲庄里面共有三百多幢官宅和民居。它们错落有致的排列在苗山前怀遥遥伸出的两条山岭之间，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古建筑村落。村东而入，过牌坊，是青石板铺成的大街，行走其间，马蹄声碎，回声阵阵。两边高耸的屋宇和巍

郁的槐树，直到村西的那座古色古香嵌着五脊六兽有一些峰嵘模样的锁郎门，汇集而成为一道靓丽的人文景观。具有北方人所崇尚的粗犷大气、流线简洁的形态，也有温文尔雅、灵气四射的文明气息，是中国北方地区少有的古建筑群落。最典型的就是尚书府和李九龄官宅建筑群。建国前后该村的清代建筑群落保存尚好，科举遗迹遍及全村，从西墙顶往村子里看，满村全是清一色的大瓦房，黑压压的一片，高高低低起伏错落的屋脊上全都是五脊六兽。土地改革时期分地主浮财时，有的农户分到的是整麻袋圣旨，在那个年月这东西不实用，不能当饭吃，所以把上面的绸缎剪下来缝了被，其他的部分都一把火烧了；有的分到了“回避”“肃静”的大牌子，闲着无用都做了烧柴；有的孩子练习书法时，家里的老人拿出李永绍的诗作手稿让孩子临摹，随后手稿便被孩子叠成纸牌玩；该村曾有一张铁梨木的大条案，建国后用来演出《白毛女》时，需要十多人抬，后来被村里卖给威海造船厂做了工厂里的轴承……

如今走进西解甲庄村，仍然能感受到李氏家族历代先贤们倾注的灵动气息和浓浓的文化底蕴。

文/图 杨杰慈 李玉平提供素材

乡村春日忙

风携着温润的小手，轻抚着乡村大地。空气中涌动着春的气息，悄悄地来到了人间。趁着春光正好，我要回老家看看。

朝阳的坡地上，性子急的小草揉揉惺忪的眼睛，伸伸胳膊、踢踢腿，便从柔软的泥土里探出脑袋，东瞅瞅，西望望。静默一冬的树木正攒足了劲，想要萌新芽，沐春风，那隐约泛绿的树皮，孕育着蓬勃的生机和希望。

几场春雨落下，田野像一块柔软的大地毯，麦苗在地毯上欢快地舞蹈。迎春花在地毯上梳妆打扮，她墨绿的长发随风飘扬，长发上别满了金灿灿的花朵。那明艳的黄色照亮了乡亲们黝黑的肤色，他们嗅着花香，迎着朝阳，乐呵呵地走向田间地头。

乡亲们深知“一年之计在于春”。他们扛着锄头走向麦田，弓腰锄地，那忙碌的身影弯成了麦田里最美的风景。他们手握锄头，锄头在他们粗糙的大手里，灵活地一锄一抬，土地便疏松起来。翻耕，有利于小麦分蘖生长，是春天的乐趣，是夏收的希望！

那些没种麦子的田地里，机

器轰隆隆地响着，奏响了春天的交响乐。邻居家的叔伯们正忙着用机器犁地，把这些地拾掇出来，很快就要种上早熟的新品玉米。这两年新品玉米销量老好了，想着那成熟的金豆豆，他们干得更起劲了，爽朗的笑声飘得老远。

年过七旬的公公正在育红薯苗。十多个育苗坑已经挖成。公公把提前晒干、碾碎的牛粪填进一个个长方形的土坑里，再把红薯种整齐码放在牛粪上。泼足了水，再盖上一层拌了牛粪的土，用塑料布盖好，就等过一段时间之后长出水灵灵的红薯苗了。公公是三里五村出了名的育红薯苗高手，育出的红薯苗，每年都供不应求。

婆婆搬着一个竹篮儿，和一群婶子大娘，说笑着来到田地里，他们正忙着挖白蒿呢。听说，孩子们要从城里回来了，他们想让孩子们尝尝春天的味道。

这时，高远的天空飞过一群大雁，它们在蓝丝绒一样的天幕上欢快地鸣叫着，向北飞去。

春天里，乡亲们正在用勤劳的双手，描绘着一幅美好的画卷。 韩灵艳



又到春季放纸鸢

看着好友发来孩子在草地上奔跑着放风筝的欢快画面，莫名心动。不禁感慨，又是一年春来到，风和日丽，微风习习，已到最佳放风筝的好时节。

春日放风筝是一种亲近大自然，回归大自然的休闲娱乐方式，也是一种传统的风俗习惯。

回想小时候，我很喜欢在春天里放风筝。真的是急匆匆赶回家，放好书包，拿好风筝，边跑边邀约伙伴一起放风筝。风筝飘着，我们跑着，奔跑在春天广袤的充满希望的田野里。直到天暗下来，母亲从田间地里劳作回家，才大汗淋漓地愉快地回家去。

与儿时不同，现在放风筝的场地转移到了公园、广场，好多人聚集在此放风筝。它让一冬久居室内和运动量极少的人们在春风送暖中，在春日阳光里，尽情舒展四肢筋骨。

放着风筝，人的精神也慢慢从紧张中舒缓了下来。不停地放线、收线，跟这只风筝比高，与那只风筝比远，我

们热血沸腾，肆意呼吸，整个人都精神抖擞。孩子们欢快地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互动着，学习放风筝的技术。

最恼的是没有风的春日。我们得一直使劲跑。不跑的话，风筝会因为风突然停了而缓缓落地。因此，只能坚持奔跑，像极了学习工作中铆足劲克服难题的心情。但是，我们却并不觉得累，并很快乐。

放风筝是既锻炼体力，也能训练注意力集中，是一项可以让我们摒弃杂念，只向着一个目标前进的活动。放完风筝的晚上，洗一个热水澡，入睡特别快，睡得也特别香，烦恼一扫而空。

现在，我们长大了，所扮演的角色发生着变化，所处的时代也不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但春天放风筝的习惯一直被保持着。风筝在春天这个希望的季节，带给人们期许、温暖和快乐。春天的风筝在天空里展翅高飞，给予人们美好的展望。

趁春风正当时，带上家人，和想见的朋友，一起去放飞一次风筝吧。

胡章翠